

# 映射火焰（八）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用  
第四部分。本书所献给同志们信  
eat&Billy

eat&Billy 的信，长期生活在 Luciano Tortuga 牢房的被监禁的同志们-印度尼西亚 FAI  
亲爱的同志们，带着尊重、爱和愤怒。

我们被抓已经 35 天了，很抱歉把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因为我们唯一可能的交流只来自我们的朋友和情人，他们还有勇气在这里与我们见面。直接写信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直在等待听到你们的一些消息，就像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吹来的强劲暖风，我们再一次恢复了精力和力量，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所有战斗人员和自由囚犯的革命团结之声和温暖的同志之情-特别是当我们有机会读到关于意大利罗马最近的一些暴动的报纸时，它既让我们感到温暖，同志们仍然在为真正的革命变革而战斗叛乱主义的精神仍然像希望之光一样在空气中弥漫-在这昏暗的镇压笼子的气氛中。

我们向全世界所有的 FAI 成员（那些自由的和被监禁的）以及希腊的 CCF 成员送去我们的拥抱，我们对你们所有人的真正的革命和温暖的感情。遗憾的是，我们真的很失望，一些当地的同志被恐惧和媒体的耸人听闻所鼓舞，使他们从前线退缩，但让我们把这放在一边，因为我们仍然相信，他们的心中仍然有抵抗的想法……这将在反叛的激情的微光中再次点亮黑暗。

向智利、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所有战斗人员以及所有在镇压面前永不退缩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表示热烈的拥抱和敬意。向你们所有人表示革命的问候和拥抱。

长寿的卢西亚诺-托尔图加小组成员-印度尼西亚 FAI

EAT and BILLY

注：Eat (Reyhard Rumbayan) 和 Billy (Billy Augustan) 同志因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纵火而被捕，从 2011 年 10 月 7 日起入狱。这两位同志都对他们参与 Luciano Tortuga Cell / FAI Indonesia 的活动负责。在这个案件中，这两名同志分别被判处 1 年 8 个月的刑期。

eat 来信

2012 年 6 月

亲爱的同志们，FAI/IRF 全球的骄傲’成员’，我们被囚禁的火之细胞阴谋的朋友，以及所有为结束控制和统治的巨型机器而献身的团体、个人，还有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我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公开信了。

我不知道，这里的所有情况有时太忙了，甚至无法集中精力写东西。对我所爱的人的个人感情，审判的过程，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想法，有时像星星之雨一样涌来，这些都是混合物。

而我确信，我们都怀念那些星星，怀念我们无限的宇宙、可能性和它的虚无主义本质的压倒性感受。

我必须说，我仍然很幸运，他们把我关在这个‘非’最高安全级别监狱的笼子里。但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讲述我所处的监狱条件的‘无聊’故事，因为我太了解它了，它只是一个物理监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缩影。但不能说这里和外面没有区别。对一个自由人来说，实体监狱仍然是最糟糕的地方。任何人，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都不应该被关在监狱里。

火焰之梦继续萦绕在我的梦中，国外同志们的所有声援行动让我感到喜忧参半。我仍在等待所有那些 [印尼] 非正式的细胞和个人真正重新开始冲击天堂之门。” 我们被囚禁的状况” 并不是停止造反的借口。因为我们都知道，机器从不睡觉，夜晚的所有星星，它们壮丽的神奇存在，足以成为偷取普罗米修斯之火的理由—在全球范围内带来持续而有韵味的火焰，将野火的共鸣带到银行家、政治家、警察局、工业家、那些核圣人等的每个办公室。

让我们把那些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研究都扔到垃圾堆里去吧，因为他们只是在为资产阶级的怀疑主义、那些无用的理论辩论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死胡同做贡献。我不是说我们的消极老师应该被抛弃，我不是说—就像巴枯宁曾经说过的—“理论已经足够了”。

不！非正式叛乱团体应该继续通过攻击的实践来发展他们的理论，找到非正式攻击团体的极限，发展对如何将社会动荡与我们自己的个人主义叛乱倾向联系起来的理解。作为我自己，我总是试图在社会和个人的反抗之间找到一条红线。因为我与社会斗争有很深的联系，其中，我从来没有为了”取悦”长期战略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信念而牺牲我的个人造反的自我，尽管我仍然相信，叛乱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两极之间的可能桥梁，也必须与那些同样渴望冲上云霄的自主草根们有良好的关系。

让我们彻底结束死气沉沉的古典无政府主义言论和所有那些左派政客，重新创造国际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起义动态，反思和发展攻击的策略，重新创造自主解放的空间。

同志们，虽然所有这些听起来可能过于口号化，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反思和重新创造，这样无政府主义反抗的野火可能会成为每一个统治者的致命武器，这些统治者正在继续破坏生命的各个方面，生物，我们的母亲自然和我们无限的宇宙的所有那些宏伟奇迹。

我微笑着向那些不屈不挠的奥尔加小组（FAI/IRF）的反叛者挥手致意，他们对核圣人的低能行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拥抱智利、玻利维亚、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属于 FAI/IRF 的叛乱无政府主义者。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拥抱你们所有人。

对奥尔加来说，他们对你的孤立是世界各地每一个滴答作响的火灾时间的另一个原因。对你的爱，companera。致乔戈斯-波利多罗斯、格拉西莫斯-察卡洛斯、帕纳吉奥蒂斯-阿吉罗、克里斯托斯-察卡洛斯、达米亚诺-博拉诺、米哈利斯-尼科洛波利斯、乔戈斯-尼科洛波利斯、哈里斯-哈吉米赫拉基斯、西奥菲勒斯-马夫罗布洛斯。

如果你们都碰巧看到了星星或太阳，请记住我也和你们一起看到了，对我的朋友卢西亚诺-托尔图加来说，黑色叛乱的瘟疫永远不会停止和退却，因为我们桀骜不驯的爱和狂野的激情将创造风暴来临前的宁静。

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普拉克斯的国际合作万岁

起义的自我主义者。

E 同志（印度尼西亚 FAI

卢西亚诺-托尔图加细胞万岁

卢西亚诺-托尔图加

卢西亚诺-皮特罗内洛（Luciano Pitronello）同志被指控于 2011 年 6 月 1 日袭击桑坦德银行的一家分行。在运输过程中，爆炸装置在他身上发生爆炸，导致他严重受伤。尽管该同志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但他仍被拘留，甚至在监狱中也设法恢复。2012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Luciano 被判处 6 年监督下的自由（软禁）。

致不屈不挠之心的信

2012 年 1 月 1 日，圣地亚哥-菲尔

袭击失败后的 7 个月

当我知道我有如此多的东西需要交流，甚至更多的东西需要保持沉默时，我很难开始写作；沉默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伙伴，而且不是徒劳的，因为我的敌人希望我交流，用我的想法解释我自己，为我的非法行动辩护，这样他们就可以应用反恐怖法，甚至在我发现自己的情况下埋葬我，他们希望战争的战利品，一个有很多伤口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用政治正确框架下的革命的安慰来欺骗自己而被监禁。权力对我的审判的野心是让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告诉她的小叛徒，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结局，那些敢于梦想，甚至敢于思考的人，它开始于年轻人应有的反叛，如果不加控制，它可能以可怕的后果告终-通过我的例子为监狱系统辩护，为”我们的孩子和未来的利益”进行压迫。

我知道权力希望如此，或者至少希望如此，我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公开出现，因此我宁愿沉默。我认为，在这些时刻，由其他人为我-我的同志们-说话要好得多，不管是认识的还

是不认识的，就像在无休止的动物解放活动中，人们知道为那些不能说话的人说话一样，我相信现在也应该这样做，因为我真诚地认为，其他同志，甚至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同志已经这样做了，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不仅涉及我的士气，而且涉及团结，我敢说这是一大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碎片。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推动了第一个，第二个推动了第三个，以此类推，我的士气成为多米诺骨牌中的又一个棋子，在这个过程中，在打破其专制逻辑方面也对系统造成了损害，该行动在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产生的尊重，以及代表与现实冲突中的另一个席位，人们可以像这样花数天来计算一个团结行动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

尽管如此，尽管我的敌人希望我沟通，我知道许多同志也希望我沟通，你应该知道我知道这一点，我很抱歉你不得不花几个月的不确定时间来收到任何消息，我深深地后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沟通，是我一直强调团结应该是对等的，相信我，我比任何人都更后悔没有早点采取行动，我觉得我在沉默中背叛了自己。”我们声援他的行为会不会让他感到不舒服？”我猜测你在解释我的沉默时是这样想的，但我有一个小而美的女儿，她需要她的爸爸，我也不能背叛她。她打动了我的沉默，我的理想打动了我的对话，而你我永远的战友则煽动我在这两者之间。

我不喜欢不经思考就写下我想表达的东西，为了被充分理解，在我的情况下写下一些东西值得深刻的反思-这值得吗？因为在我的案件中，不像大多数政治审判通常是陷害，在我的案件中是被证实的，因为我确实是在6月1日早上运送了一枚炸弹，目的地是位于 Av.Vicuña Mackenna and Victoria, downtown Santiago.

就我而言，我想告诉大家攻击失败的原因。我怎么能试图沟通自己而忽视如此相关的事情？甚至，为什么是那家银行？将反资本主义的攻击政治化，不仅是为暴力辩护，也是将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至于这一点，绝不！因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打算继续战斗，即使我少了几根手指、一只手、听力或视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前进，这是我的敌人和我的同志们都必须知道的事情。

然后你要求我打破孤立，打破我周围的隐居状态；我提出我自己会羞于交流，简单地交流，对此你的回应是对我良心的打击，”你的同志们呢？”我认为与你交流是平庸而不重要的事情吗？的确，我不需要把那晚发生的一切都吐出来，我相信在未来会有时间….

那么，你想知道我的情况吗？好吧，我会为了生活而战斗，为了战斗而生活，直到自由和野性，我不会欺骗自己，认为如果我人工呼吸或不人工呼吸，我的野性就会减少，因为我相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最野性的本能才会绽放-生存本能。我不是要特别影射谁，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志都希望我死得其所，但我想从这里给大家上一课-一个人不能渴望一个同志的死亡，以使他们脱离自己的身体，当然除非这个同志表现出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

就会寻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手段，而不会因此为第三方产生一个司法案件（杀人）。因为如果他们为了”帮我一个忙”而杀了我，会发生什么？他们这些自称是我的同志的人，有什么资格判断我继续活着是否值得痛苦？唯一有能力做出这种决定的是个人，只有他知道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特别是我想继续活着，以便继续战斗。

另一方面，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感谢你们与我一起做的所有和每一个声援行动，在世界不同地区悬挂的横幅或那些以某种方式传到我耳朵里的相同的信息，每张传单，每份反信息公告，你们奉献给我的每一个生命空间，我都当作宝藏保存着，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因为每一次爆炸，每一次以我的名义组织的纵火都在我的脑海中，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墨西哥同志的英勇，那些在希腊成为我的同志的不服从者，我希望拥抱玻利维亚和美国的野蛮人，亲切地向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反叛者致敬，向阿根廷的解放者致敬！请注意，更不用说印度尼西亚的偶像崇拜者-坚强，同志们！”。向俄罗斯和世界上的 ALF 和 ELF 的无名氏致敬。对于世界各地被囚禁的同志，我在这些卑微的信件中送上我所有的关怀，给墨西哥的囚犯塔玛拉同志，给西班牙的囚犯加布里埃尔-庞博-达席尔瓦，给瑞士的囚犯马可-卡梅尼什，给火狱中永远高贵的同志们。我多么羡慕你们的勇气，当然还有我在智利国家控制下的领土上的同志们，对你们这些我认识的人，知道我走到哪里都把你们放在心里，我从来没有和你们分开过，因为我把你们放在我的微笑里。我知道，在一封信中，我不可能感谢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行动，我希望大家明白，我无意排斥任何一个人，你们声援我的形式很多，就像同一场斗争一样多样化，从非法行动到活动，到电话、网络信息和自由主义歌曲。最后，我想让你们知道，你们每一个团结的反叛者，这个争取自由的火车头将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你们被称为像摩天大楼一样伟大，并在伤害的地方进行打击，最重要的是，你们用你们的勇气让星星闪闪发光，这是值得模仿的地方。

我想让你们知道，在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日子里，在学习重塑我的生活没有一点意义的时候，团结为我创造了什么，因为你们知道我做得很差，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希望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它很可怕-在最大的黑暗中出现了一些小动作，推动我不要放弃。我怎么能背叛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给我鼓励的人呢？我还学会了重新征服生活；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知道你们有多重要。现在我发现自己和以前一样坚强；监狱非但没有吓倒我，反而使我和那些日子一样坚强。生活是矛盾的，因为我总是说，在监狱里有战友不应该促使人恐惧，完全相反，它应该是汽油瓶里的灯芯、炸药或燃烧剂中的导火线、每天攻击后叛乱分子心中的笑容的原因。我以前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而现在是我发现自己成了俘虏，所以如果我的敌人在我发现自己落入他们的魔掌时不能成功地恐吓我，我看到他们很难对我的同志们这样做。

我计划以对抗社会的方式来对抗监狱-带着尊严和快乐，决不是以顺从的方式，要像以前说过的那样，使监狱具有战斗力。我告诉你，我在圣地亚哥第一监狱的医院区，这里的制度类似于高度警戒监狱的最高警戒单元，但没有院子，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每周最多只有两

个人探视，而且有可能染上其他囚犯的疾病。房间是共用的，比牢房还大，在这里他们称之为疯狂的监狱，因为在这里呆久了足以让你发疯，尽管我认为没有杀死你的东西会让你更强大，也正如他们在这里所说，”我们这些疯子是那些拥有最美丽梦想的人。”我告诉你，我做了很多运动，以恢复我失去的肌肉，我经常唱歌，特别是那些没有人喜欢的歌曲，我每周给我的小女儿写信，有时当我有一个室友时，我下棋或我们聊天，一般来说，监狱对我有很多照顾，并帮助我很多。我严格遵守我的康复治疗，在外界信息匮乏的情况下，我努力给自己鼓励；同时我给自己提出了很多项目，我已经在做一些，其他的是等我服完刑后再做。

我认为，当一个人能够比跌倒时更坚强地站起来，即使失去一切也能看到现实时，叛乱者就会成为战士，战士不一定要知道如何制造炸弹或处理炸弹，也不一定要有伪装的技术，这些都是通过补充学习的。战士们的想法和原则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看到了所有的方式到最后的后果，总是坚定不移，因为他们不背叛自己或他们的同志，因为他们总是意识到，因为他们不会让自己被他妈的或谣言所携带，因为如果他们有问题，他们面对他们，如果他们感到痛苦，他们哭，如果他们高兴，他们笑。因为他们知道要过上充实的生活，尽管它不会因此而和平—那些才是真正的战士；现在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欢乐的场合，但也有痛苦的时刻，因为这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一个少年阶段，利用这些结论来对抗统治体系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应该事先知道，因为一个错误，一个小小的粗心会改变一切，我总是这样说，这一点我已经明白，因此我按照我使用的术语行事。关于我的伤口，它们已经全部愈合，不幸的是，这些痕迹将永远存在，但我带着它们，就像带着我的纹身一样自豪，因为它们是我坚信自己理想的最好证据，我怎么能不相信呢？我带着梦想和希望携带了那枚炸弹，这些梦想和希望仍然完好无损。

另一方面，我对未能继续进行我所参与的项目感到遗憾，我明白对我来说，没有一个项目比另一个项目更有价值，每一个项目都意味着对社会战争的贡献，我渴望这些项目不会因为我不在身边而漂移，相反，我应该成为继续前进的另一个动力，我知道我不能免于批评，因为如果我构成这些梦想的一部分，我应该不是以100%的谨慎行事，而是以150%行事。

我相信，我的例子将结束一个新的篇章，新的和不新的战斗人员将知道从这一切中拯救积极的一面，因为斗争在继续，有太多的心不适合这个专制的世界，想要开辟一条道路，因为我们过去做过，我们知道现在如何做，我个人对世界上的反专制斗争做了很好的平衡，一个或另一个减少了，但总的来说，预言看起来不错。

但是，随着斗争的推进，镇压也会随之而来，我的案子会被利用来重启可悲的炸弹案框架，因此我建议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不作为，而是要谨慎，因为我的自我批评可以适用于所有人，其目的是为了分享。我说的这些也不是确定的科学，而是推测，也许他们并不打算进行更多的陷害，因为害怕再次显得可笑，或者他们会把我的行为所认可的一切冲进马桶，所以呼吁大家保持清醒，在街上要有五感。

最后，我想把最后几句话献给6月1日凌晨和我一起旅行的那个人。Hermanitx[18]，我知道我的事故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你整夜不眠，在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中，”他们会发现是我吗？他们会注意到我吗？我明天会不会醒来，或者我已经在睡梦中死去？我是否会被出卖？”我记得有一次我告诉你，尽管我对那个刺伤同伴的卑鄙小人怀有深深的仇恨，但我也相信要理解它，就应该处于类似的情况下，看看我们是否像我们说的那样坚强，因为我一直认为背叛是一个内部的敌人。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个小家伙没有胆量！他说：“我不知道。我还记得，那晚上街之前，我告诉你，我去的时候没有带卡巴拉，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一个我觉得能给我带来好运的东西，你告诉我，我相信这种东西是疯了，幸运的是我带了我的另一个护身符，我还活着，现在我们可以嘲笑那些无稽之谈。赫曼克斯，我想让你知道，虽然我永远无法想象那些玩弄你的思想或你的心的可怕的事情，但我仍然是那个闻起来有脚臭味、睡在地板上的小乌龟，我永远不必责备你什么，因为那晚轮到我了。就像过去轮到你一样，如果发生了什么事，第二个人就会逃走，我们就是这样约定的，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尽管你可能多次觉得自己是个叛徒，但你不是，在我们决定进行的这场战争中，没有什么话可以理解我们。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如果是这样，祝你在接下来的一切中好运。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又骄傲地说一遍。永不言败，永不悔改！从这里，我向那些秘密行走的人们送上一个温暖的怀抱。

有毛利在场的记忆！战俘们上街了！反对一切权威！

走向创造性的虚无！

卢西亚诺-皮特罗内洛-施。

叛乱主义的政治犯。

深渊并没有阻止我们

差点让我丧命的爆炸案发生一年后的公报

2012年6月的第一天

致自觉的反叛者；致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我的同伴们。

从去年6月1日那个寒冷的黎明开始，我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我相信，如果我不宣布这件事，就等于和那个把我囚禁在圣地亚哥第一监狱的医院里的游戏玩在一起，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耻辱，但首先是对你们这些担心我的亲爱的同伴们。

我应该说。我想在这一切发生一年后做一个平衡，但没有公开表现出来，原因有二：第一是因为那个文本太妥协了，第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其中没有真正的分析，它只是对每



个人的沮丧、怨恨和仇恨的汇编，诅咒那些逃跑的人，但现在我想这样做，我感到清醒，能够说出一些我确信是当之无愧的话。

但在开始之前，我想告诉你们我延迟的原因。这几天并不轻松，永久禁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我的心情也很糟糕，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这份公报初稿最后变成了愤怒和怨恨的汇编；傲慢、咄咄逼人和傲慢开始在我的态度中盛行，面对一些情况，我根本不认识自己，但我战斗，我战斗着继续前进，不背叛自己，努力在日常生活中与自己斗争，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是谁，为什么我在这里。

好了，我开始了…

关于我的伤口和愈合，进展非常顺利，每天的锻炼和生活中的体力劳动练习已经完成，我带着巨大的微笑说，我已经超越了知道自己半残的残疾；至于我的视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我应该继续进行眼科治疗一段时间；至于烧伤，除了全部愈合之外，很多都有了积极的发展，即使如此，我应该继续使用烧伤的特殊压缩服和玫瑰臀油。至少对我来说，与我的身体状况有关的这一章已经结束了，令人高兴的是，炸弹并没有杀死我。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的情绪状态一直在减弱，但这是由于永久禁闭，我知道所有的囚犯都有我们的高潮和低谷，所以我对这种情况感到乐观，毕竟禁闭不可能是永远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就只能拥有我的肉体。因为我的思想和精神将在大街上与每个战斗人员为邻，微笑着共谋，我这样说不是作为一个诗意的口号，我肯定它是一个现实，反映在叛乱者梦想的投影中，专制的统治价值以各种方式被粉碎。

监狱是艰难的，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有可能面对它，我们是这一点的见证人，我自己和我的每一个同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抱我，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权力所吹嘘的模范性惩罚并不是这样的，至少在我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同志们以及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媒体奇观能成功实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唯一榜样就是我们自己，挥舞着我们最好的武器：团结。

我做了很多自我批评，首先是在这个被称为监狱的情节中，我把自己最坏的一面表现出来，为此我谦卑地请求每一个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其龇牙咧嘴的同志的原谅，那些我只是为了发泄愤怒而攻击的同志。那些我不想看到/写的人，因为我的状况在我心中造成了愤怒和嫉妒，最重要的是，我请求每个人原谅，他们不得不忍受糟糕的面孔、不愉快的时光和我糟糕的性格，只因为想与我团结一致。因此，我应该承认，我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在你们巨大的声援下，达到最高点，但在这里，我们准备向前迈进，跌倒了再爬起来，从错误中学习-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对吗？

如果要我提出建设性的批评，那就是也许缺乏第一手资料，不知道选择反叛生活的后果是什么，在监狱和隔离中生活意味着什么，这带来了什么，更仔细地解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耻辱，以及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更加熟悉像秘密和流放这样的主题，这些主题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反复出现，其方式更加真实，而不是想象，最后开始更多地谈论酷刑、敌人使用的方法、作为国家-警察的基本价值的犯罪、作为反对权威的战争中的一种可能性的残害、作为战士生活的一部分的疼痛和痛苦，以及因此人们可以面对的每一种困难的可能性，超越猜测和骗局。

如果让我分享我在这个意义上的微薄但同样强烈的经验，我会说，监狱和隔离的工作更多的是与道德上的动力不足有关，其他人开始变得一点也不重要，同样，外面发生的事情，你坚持自己在监狱的现实，这是你现在的现实，如果你在里面，你从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什么？你开始总是少担心自己，你不关心任何事情，你变得蔑视他人和环境，你开始越来越不重视他人从你那里得到的微笑，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你的噩梦中，随之而来的是你失去了对任何事情的恐惧，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失去了一切，你处于深渊的底部，你已经搞砸了生活。你变得充满敌意和攻击性，以这种方式寻求尽快结束一切，狱卒会因为你每天对他们的侮辱而用警棍把你压扁，如果你幸运的话，他们会帮你一把，你最终会死掉，以最终从你所携带的精神病中休息，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其他囚犯会做这个任务，让你知道谁最有种。当禁闭的精神状态恶化时，团结的姿态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你会给自己设下情绪陷阱，比如”如果我仍然是囚犯，为什么要看到团结的姿态的重要性？”或者更糟糕的是，你会说”他们没有像我一样承受后果”这样的短语，你会诅咒自己的运气。但是，需要一些严厉的爱和关怀的耳光来警告我们这些想法的毒性，也就是说，认为只有我们生活在监禁的后果中是非常愚蠢的，并不是说希望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些后果中，但不孤独和无助的感觉使我们强大，因此，当一个同志沦为囚犯时，并不只是与他们的监禁/惩罚有关。有许多高尚的心灵决定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陪伴这位同志，声援他/她，在场，写作，传播他们的情况，在街上用传单、小册子、海报为他们平反，在示威中喊出他们的名字，为他们打破权力的象征，等等。监狱和隔离做他们的工作，你开始挖掘你自己的坟墓，你独自一人在里面越陷越深，直到你最终听到如此荒谬的短语，你是孤独的，这种自我强加的陷阱最糟糕的是，我们自己照顾赶走可以帮助我们不下降的工具，然后，生病，我们抱怨，从我们已经埋葬自己的遗忘中得到抑郁，因为到现在没有人记得我们。没有人声援我们，绝望吞噬了我们的内心，我们认为是我们对抗逆境的最大武器被沉默之墙击碎，我们的意志被击碎，因此你的项目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你很容易灰心，未来变得不确定，你开始对生活失去兴趣，在一个痛苦的夜晚，你最终在牢房中上吊自杀。

因此，为了不陷入这类动态，重要的是不断观察自己，评估自己，紧紧抓住使我们健康的事情/人/环境，并尽可能地与有害的东西保持距离，因为达到腐烂性精神病的状态肯定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头脑和心中不断成长的怪物，它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太晚之前意识到并打击它。

我应该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永久禁闭意味着什么（更不用说如何面对它），我最真实的遭遇是某本书中的轶事，其余的都是通过我的想象力来体验的，对此，我绝不是说今天我还没有准备好承担我在生活中选择的姿势的代价，但它肯定会对我有很大帮助。很好，但至少在我的情况下，我试图用项目来武装自己，甚至从我的情况来看，在你的日子里找到意义是很重要的，它们可以是简单的事情，读一本书并提出你的意见，与其他被监禁或没有被监禁的人一起写作，创作音乐/诗歌，学习绘画，锻炼身体，等等。但在此我要说明，我们最重要的项目，至少在永久监禁中，应该是那些只需要我们的准备和意愿的项目，因此，我不排除在超出我们身体限制的项目中作出贡献的可能性，但必须考虑到这些项目会带来巨大的挫折。有人不来拜访，不给我回信，忘了带这个或那个，我们围绕着某些主题组织自己，如果我们对生活的感觉反过来只局限于街上的项目，只要有几个这样的绊脚石，我们的士气就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打击。因此，我认为必须保持两种项目，一种是使我们与墙的另一边保持联系，另一种是必须用个人劳动做更多的事情，即使在最大限度的禁闭条件下也能产生自己，这是在不幸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与外界失去联系，还是只扣押我们用于个人项目的材料，所以我们不会在士气方面下降。重要的是要为自己建立支持网络，以便不在途中崩溃，要善于观察和分析监狱的现实为你提供的是什么，并从中获取你认为方便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监狱让你完全隔离，你可以利用这种情况下的沉默来阅读。这就是说，如果监狱让你完全与世隔绝，你可以利用这种情况下的沉默来阅读、写作或思考，或者，如果它为你提供了庭院，你可以利用它来锻炼或与其他囚犯交谈（人们总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因此，从实质上讲，制定逃跑计划或叛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与他们提交给我们的制度无关。

如果让我谈一谈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有些人把它填得满满的，那就是被承认为当局的敌人并不容易，当你被媒体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时就更不容易了，你的社会环境几乎一致受到影响，家庭成员、朋友和战友都跑了。敢于和你在一起的勇敢者寥寥无几，公众舆论发挥了作用，系统试图通过所有可能的方法来孤立你，他们不必再用死刑来弄脏自己的手，现在的方法更加复杂和民主。他们让你的生活不再有意义，因为他们把你和你所参与的一切拉开距离，他们不只是通过把你关在笼子里在身体上做到这一点，还在心理上降低你的信念，他们把你集体妖魔化，他们抹去你曾经的记忆，他们把你变成一个电视案例。在一次失败的爆炸袭击中，在一次警察被杀的银行抢劫中，或者成为一个虚幻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你就是这样，你就是你的介绍信，以至于如果你不意识到你比媒体所说的要多得多，你最终会相信它。最好的例子是毛利 [Mauricio Morales，在智利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行动中被杀。]，2009年]-为什么他因一个不成功的5月22日而闻名，有没有人听说过他曾帮助他附近的一些老人提过沉重的购物袋？我们自己要对把他贬为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负责。社会在心理上打击你，你的日子不再有

以前的感觉，你一文不值，你已经毁了你周围所有人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为什么要造成更多的痛苦？他们不再需要用你的血来沾染他们的手；拜托，我们是文明人，相反，他们煽动你结束自己，因为他们已经把你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插曲，你就是这样，一个只知道在他周围制造痛苦的恐怖分子，所以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帮你的亲人一个忙，那是如果你还有一点心的话，结束你的生命。这就是再现我们光鲜亮丽的智利民主的隐秘话语，不再有任何革命者，现在他们把我们贬低为单纯的恐怖分子，因为显然革命者是有感情的人，有思想的人，热爱自由的人，是被压迫者的伙伴，也就是值得模仿的人，相反，恐怖分子是一个有恃无恐的影子，由于过去童年的创伤，他没有心，迷恋于使用暴力，那么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就我而言，我已经学会了让公众舆论保持沉默，这通常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的意见，通过分析他们的作用，人们设法阻止他们的大部分话语，尽管我不否认，在他们的工作中，许多时候他们深深地伤害了我，首先，当你意识到这些意见来自你所爱的人的嘴，当他们是那些把你放在铲子和墙之间的人。要么自杀，要么继续伤害我们，哇，多么困难，多么激烈，然后就轮到你决定了，你还是他们，你还是你最爱的人，如果你选择自己，没有他们，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你会选择自己吗？你对他们的爱这么少吗？你？他们？生存的本能还是你的爱？哪个更强大？显然，两者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但我选择了我的生活，如果我不爱自己，我就不可能爱别人。而我最终将各种人从我的生活中和我的心中永远驱逐出去，我继续前进，像那个黎明前一样孤独和受伤，迷茫，死神缠着我，在愤怒的火焰中发红，生活再次打击我，但这只是另一个章节，我再次站起来，这一次是在从未缺少的东西的帮助下：团结。现在我反思，在那场几乎让我失去生命的爆炸案发生一年后，我并不后悔这些决定，痛苦更好，就像炸弹一样，它是瞬间的，但生活在继续，这些事件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生活在继续，斗争在继续，今天无法克服的事情明天将只不过是一个故事，是这个战斗存在中的另一个章节。

在这一点上，我谈到了革命斗争中两种可能的后果，即监狱和被认定为社会的敌人，但我没有谈到在我的案例中最值得注意的后果，即我们身体的残缺以及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战斗。如果我要谈论治疗，以及我们身体的残缺如何成为一个人必须终身背负的十字架，我认为必须指出，每个案例都是特殊的，有其窗口和自身的困难。但我想，归根结底，有足够的相似之处。起初你很沮丧，就像一场大灾难把你的生活尘封起来，所有美好的感情都在残缺的废墟下发现，你渴望发生在你身上的只是一场恶梦，你很快就会醒过来，你变得固执己见，这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必须有一个解释，但唯一的解释是镜子给你的解释，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变得沮丧，你认为你永远不会过去，你需要为一些基本任务寻求帮助，这使你感到不舒服的羞辱，你变得憎恨，这种新情况使你感到沮丧。试图鼓励你的人注意到你的不甘心，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但他们不顾你的情绪，努力支持你，你被激怒了，你不想做练习或恢复自己，你想把一切都送进粪坑，把你的生活带走。这似乎是一个选择，但你害怕在尝试中你会变得更糟，你很困惑，你在孤独的的夜晚哭泣，你在别人面前使自己像一只野兽，你知道你受伤了，但你必

须治愈你的心才能开始恢复。如果你设法走到这一步，你已经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你的胜利，因为这是一场战斗，现在你应该用耐心武装自己，挫折就在拐角处，一个、两个、三个、一百个瀑布，没有人说这很容易。但看看你自己，你做得不是很好，但你做到了，而且是独自一人，没有帮助，拍拍背，剩下的就是练习了，他们告诉你，如果你能做到一次，你可以再做一次，你看看你的周围，身体上你是孤独的，你完成了它。你微笑。你有多久没有笑过了？你不需要向任何人展示，你已经向自己展示了，你是一个战士，正在进行你最好的一次战斗，你辞职不死，这是为勇敢的人准备的，再有几个跌倒，来自通常嫌疑人的嘲笑，现实照顾把你放在上坡，你把它放在自己身上，这很难。但你已经没有放弃自己，这是事实，你回顾一下，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到这里，现在你有理由继续下去，你不能辜负所有的人，你爱的人和希望看到你幸福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辜负自己，你曾经在事情困难的时候告诉自己，你是一个生命的战士。你咬紧牙关抵制羞耻，有时你会说一些可怕的事情，你在自己面前是无情的，其他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自豪的人，你没有因为一切而堕落，日子在前进，你开始接受这一切的仪式，你不再在你的反思面前变坏了。你开始接受它，你学到的东西对这个环境来说是新的，但对生活本身来说并不那么新，你重新学会学习，现在的事情是以不同的细微差别来看待的，在一个下午，太阳仍然像公司一样，你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不在这个日期前重塑我的生活，那么我将不会继续这种疯狂的行为。

最后你坚持下来了，你设法通过了它，那一天到来了，当你必须对你的表现进行评估时，你脸上的笑容显示你已经成功和出色地通过了文本，然后你不觉得是残疾，也不觉得是无能，也不觉得是什么，你是另一个勇士，准备好面对任何事情。

至于我的情况，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是大多数严重事故的情况，我想寻求一个快速和简单的解决方案（死亡），但有些人挑衅我，有些人非常粗暴，至少他们试图这样做，因此，坚持团结，我一直坚持到恢复开始有了初步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我可以把自己从这次跌倒中救出来，我记得我的固执和倔强对我很有利，因为有些人对我的康复不屑一顾（包括医学专家）。但最终我自己会做出最好的判断，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还记得我经历了许多我不愿透露的尴尬，这些都是因为我在康复过程中与时间赛跑，我试图做/练习一切，甚至没有排练过的事情，我说我与时间赛跑是因为我想尽可能的康复后进入监狱，我甚至不想考虑狱警会协助我，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11月22日，我带着紧张的心情和高昂的士气进了监狱，准备利用这种完全禁闭的新情况彻底完成改造，他们不乏嘲笑我的身体状况，但面对这些情况，我咬着牙，认为他们迟早会后悔他们的玩笑，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是在朝天吐口水，很快我就会完全康复，他们就不敢再这样对我说话了。时间过去了，我慢慢地走，像乌龟一样慢，我每天不间断地锻炼，不管是冷是热，我对自己很严格，这是一个实践、耐心和毅力的问题（就像我告诉你的3个”P”），发现自己完全康复了，好了，我在这里，看看我在那次几乎杀死我的爆炸事件一年后的样子。谁说我要永远咬着屈辱的泥土？谁说我的余生都会

被打败？谁说斗争不会使我们变得伟大？如果我的想法能使我失去生命，它们也能使我恢复生命，这一直是我的赌注，所以我用我所有的力量投入到斗争中，因为我在其中认识到打破枷锁的伟大，在日常中观察我就能证实这一论断，如果用告诉你我甚至能穿针引线，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双手十指中有八指，我可以系鞋带。我可以做饭、洗衣、做漂亮的折纸，如果我高兴的话，我甚至可以完成我以前做的所有工作，显然，唯一的小区别是我花的时间长一点，但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如果你与我离死亡有多近相比，与过去的事情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毕竟我一直知道，对于革命者来说，不可能是不存在的，我辉煌的康复就是证明。

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失去斗争精神，永远不要，事情看起来多么可怕并不重要，但当你的思想和你的心不背叛你的时候，其他的就变成了单纯的细节，我们的身体会变弱，这是事实，但使我们伟大的东西与骨肉无关，使我们变成巨人的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精神。

现在，我写这几句话，不仅是为了警告革命斗争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我也是为了在创造新的和不太新的方法方面做出贡献，以面对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决定走的艰难旅程。而正是在这个场合，我可以用一些例子来做出贡献，通过这些例子，我鼓励其他同志分享他们的经验，因为斗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疯狂、强奸、流放、残害、胜利、酷刑、秘密、欢笑、监禁、痛苦、背叛、失忆、依赖、殴打、羞辱、死亡，所有这些，没有，其他，还有这么多，而今天在街上与权力及其设计斗争的战士中，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类事情，我们有多少准备来承担社会战争的代价？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些，我们能说不悔改吗？我们了解监狱的意义吗？它带来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是否理解当一个同志发疯时它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宣布自己是国家/资本的敌人的后果？

在反对整个系统的斗争中，我们会失去一切，在我们开始寻找我们的梦想之前，我们是否接受这些条件？我的想法是，要知道自己参与了什么，以便也知道遵守后果，承担后果，并通过它们优雅地走出来，因为否则会发生一位亲爱的亲密朋友所警告的事情：我们把自己变成最糟糕的斗争宣传。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的是，以前的许多同志选择自我流放作为对其中一些后果的回应，在一个通过媒体和社会制度呼喊消灭你的地区继续战斗真的非常困难，最终，当制度执着于对抗你，把你个人化、定位和指出来时，你怎么能对抗制度呢？现在，我相信，如果以前的流放确实是为了躲在舒适的正常生活后面，远离对革命思想的定罪，那么今天，随着”火之细胞阴谋”的同志们提出的武装国际革命阵线的建议的有效性，我们是否发现自己是囚犯、流放在另一个地区或秘密地在另一个大陆，这仍然很清楚。斗争只有一个，它超越了国家和边界的障碍，因为不管我们说什么语言，也不管我们有什么不同的特质，斗争仍然是反对权力结构，反对权威的价值观，反对剥削和统治的逻辑，以这种方式将我们与每一个

为同样的目标而奋斗的战士联系在一起。自由。我在国际主义斗争中认识到自己，因为我亲身体会到它的卓越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利用这个机会与希腊的同志们联合起来，接受 FAI/FRI 的倡议，作为一个与我有相同标准的项目，希望这个公报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和真正的贡献，首先是为那些生活在与我类似的情况下的同志们和/或那些在不希望的未来将不得不通过这个的同志。

如果要让我对这一切进行平衡，在几乎使我失去生命的爆炸事件发生一年后，我的结果是积极的，非常积极的，我不否认事情是困难的，因为有一些日子像大海深处一样黑暗，当一切都在我周围崩溃时，我所构建的生活变成了狗屎，但这帮助我，随着所造成的痛苦，了解到我所建立的这一切并没有足够坚实地承受我的言论，如果家人，朋友的赞扬。如果家人、朋友、同志和恋人从我身边飞走了，说得比身体上的更深刻，看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我最好只是独自沉沦，而不是把更多的人带下去，因为他们认为我永远不会从这里爬起来，如果所有这些都低估了我，因为他们的渺小，认为他们自己无法承受像我这样的跌倒，今天他们不在我身边，只是因为他们的平庸，因为知道这个。我并不缺乏原谅他们的感情，毕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准备好了。但是，对于我所有的无礼的言语和生活，并不缺乏爱的姿态和绝对的奉献，使我知道，尽管有一切，他们和我在一起，无论好坏，直到最后，重申已经建立的纽带，也许只是用难以置信的目光陪伴，用这样或那样的谈话在街区散步，分享小吃，或在广场的长椅上兄弟般地互相批评。

权力想让我退出战斗，他们想在 2011 年 6 月 1 日将我永远停职，他们甚至今天还想这样做，这需要观察我为什么被人知道，我在哪里找到自己，但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没有结束，我会继续，我会站起来，我会再次展示我的爪子，我会继续战斗，不断对抗敌人，就像在我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不是一个必须怀念的战士，我是另一个同伴，是群体中的另一个，只是在监狱野兽的肠子里，使我与街上的同伴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但如果你能够冒着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在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斗争中，为什么对我来说应该是不同的？在袭击桑坦德银行分行失败一年后，我凶猛地站了起来，我赢了，尽管我坐在被告席上，因为我知道要用自己的双手掌握我的生命，面对他们想强加给我们的商业生活，面对作为唯一出路的死亡，我胜利了。但这一胜利不仅仅是我的，如果我这样认为，那将是多么傲慢，因为如果不是那些敢于给我送来鼓励和关怀的大胆的同志们，我可以肯定地知道，今天我不会写下这些文字，因此，我们，新城市游击队的战斗人员，是他们的失败者。

献给所有那些明白社会战争远远超过炸弹、子弹和苯扎因的美丽的人们，献给所有那些知道自己人在受苦时却无法安抚自己的梦想的人们，献给那些如果没有空闲时间就不断寻找的人们。敬那些在没有空闲时间的情况下不断寻找空闲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要靠他们来提高同志的士气，敬所有参加征服自由的有趣和令人兴奋的冒险的人，敬 FAI/FRI 的同志们，敬我亲爱的朋友 Reyhard Rumbayan（吃），他用他高贵的姿态在我虚弱的时候带给我力量，敬所

有免除炸弹案陷害的人。他们的自由对我来说意味着微笑，而这似乎是一种折磨；感谢“火之细胞阴谋”的同志们，他们以自己的尊严激励我继续战斗；感谢加布里埃尔-庞博-达席尔瓦、马尔科-卡梅尼什，以及所有在针对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镇压性袭击中被调查和逮捕的同志们；感谢毛利，他告诉我狼死后也会咬住下巴。致那些果断进攻的自治集体，致那些秘密的、被流放的或作为人质的同伴，致那些勇敢的团结者，致那些自觉的反叛者，我把这些话献给你们所有人，我给你们送去一个温暖的怀抱，我欠你们让我活着的决心，因为你们必须知道，在没有氧气的时候你们是氧气。

因为当你喊出“力量同志”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因为监狱、痛苦和死亡都不能阻止我们！

国际革命阵线万岁！

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万岁！state 去死吧！斗争在继续！

争取胜利，永远！

Luciano Pitronello Sch.

起义者政治犯。

注：2012年8月15日，卢西亚诺-托尔图加被判处6年的有条件自由。

Mario "Tripa" Lopez

第一封信

这是无政府主义者马里奥-洛佩斯同志的第一封信，写于6月29日，当时他正在医院里。2012年6月27日凌晨，他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燃烧装置爆炸后遭受重伤。7月17日，马里奥被转移到监狱医务室 Reklousorio Sur，预计他将在那里待一个月左右，然后被转移到牢房。当该同志被警察抓获后，对他的战友费利西蒂-安-赖德发出了逮捕令，后者现在正在逃亡中。下面，我们有他们两人的信件。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已经知道（在墨西哥境内外），我发现自己因胫骨、腿和右臂受伤而住院。目前，鉴于这种情况，我“还行”，我担心我的健康，也担心几件事情，我将分几点展开。首先是现在写而不是以后写的事实。嗯，这很容易，因为在身体上我有能力这样做，而且因为将来当他们指控或判决我时，控制力会更强，沟通也会更困难。

关于我的健康

嗯，我有三处相当严重的烧伤，第一处在右腿上，第二处是一个从我手臂一侧到另一侧的洞，最后一处是在右腿胫骨上。如果有一天我再去练泰拳就糟了。在医院里，护士和医生都表现得很好，包括给我起绰号“bombiux”，我有希望保住我的腿。



## 关于法律状况

这里的问题是，现在又有一个人被牵连进来了，因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在留在现场的背包里携带了她的身份证，正因为如此，他们认出了她，并将她与该地区的一段视频联系起来。昨天（6月28日）他们告诉我，她被拘留了，或者说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说她发表了对我不利的声明，嗯，同样的故事。首先，他们希望（也希望）我对特拉尔潘的一家银行的袭击事件进行索赔。”我不接受这个，”然后他们会说是我的同志（现在她的身份已经确定）做的。”我不接受”，最后他们想让我说出更多的人，显然我不接受。关于我的同志，他们来证实她的身体信息，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国家律师面前进行的。

## 关于我

我说，从头到尾都是我做的，我对这一行为（或企图）负有个人责任，当然，这一声明是在压力下做出的，与军队、海军陆战队、1号军营有关，而且由于麻醉剂和腿部手术，我当时处于身体和心理虚弱状态。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这一声明，目的是不直接让更多的同志参与我的问题。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尽可能地）遵守我的个人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因此，我宣布自己对这一行为自始至终负责，我的同志只是在装置爆炸的那一刻在那里，最严重的错误是让她的身份证和我们在一起。

## 关于同志们的声援

昨天，当律师告诉我所有人都在外面时，我几乎要哭了（今天写这封信时也是如此）。这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遵循的路径、手段等都不一样。它让我看到，关系也是通过相互了解建立的。有些人走一条路或作出决定，有些人走其他的路，但在路的尽头是绝对的自由。

## 关于我如何识别自己

自从炸弹爆炸后，我就认定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我的生活方式、斗争和思想可能导致的”后果”。联邦警察来了，想策反我，我当然不接受。为了当告密者而少坐三年牢是不值得的，即使是30年也不值得。

关于导致我进行这一行动的动机，它们比我对检察官的徒劳和矛盾的陈述还要多，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我的压力。总之，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认为这种情况或政治时刻应该成为投射我们斗争的起点，因为建设-破坏是我们个人和我们目标的日常建设。我只是认为有必要在不违背上述声明的情况下，对政党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在这个民粹主义话语（民主左派或右派）可能与我们的建议和自由理念相混淆的时代，更是如此。IFE（联邦选举协会），PRD（民主革命党），是另外几个机构，就像银行或警察局一样，符合系统的机制。

这是我对同志们的陈述，而不是对警察的糊涂和操纵性问题的陈述，他们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咨询的情况下使我陷入对我的案件无益的位置……但你们才是最重要的人。

我认定自己是任何形式的国家和资本的无政府主义敌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方法或手段，但斗争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在监狱内外。对声援的同志们和无政府主义黑十字会，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力的拥抱，感谢你们与我母亲在一起，她理解这种情况。

向卢西亚诺-皮特罗内洛问好！声援所有在斗争中的战俘和政治犯！

声援在意大利被囚禁的同志们！

为了摧毁监狱！各条战线上的社会战争！

无政府主义万岁！

承担责任的要求开始了！

马里奥，El Tripa ” The Gut”

2012年6月

第二封信

同志们，我尽量把这封信写得简短些，因为我将来有足够的时间来阐述我的立场和我的反思。我的立场不变：我绝对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唯一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现在，我只想感谢我的朋友们的声援，并”谴责”在这个欺骗过程中的许多行为，这些行为从我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一刻开始，我并不后悔。从不道歉

我想谴责墨西哥城鲁本-莱尼罗综合医院的医生与公共事务部在修改声明方面的完全共谋，以便使其与指控部分的声明相一致。我特别指的是声明，也就是在手术干预后两三个小时才做的声明，当时还处于麻醉状态，有强烈的呕吐和眩晕感。在这种懦弱的共谋背景下，需要一个法医的登记，他必须确认我有能力作出声明，而医生甚至没有对我进行充分的检查，他们甚至根本没有问过任何关于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的问题。

正如我从一开始就说的，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我的绝对责任。作为一个人，我在我自己面前，也只有我自己，对我的行为负责，为此，从我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在详细分析了这些声明后，我发现有许多我从未说过的话，但鉴于当时的情况，显然他们要改变这些声明。恰恰是在这里，国家律师的同谋出现了，他显然是支持公共部的，为这一切的设置提供了帮助。

此外，我谴责负责审理我的案件的法官显然与公共事务部勾结。从我更换律师，拒绝公共”辩护”的那一刻起，法官就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陷阱和障碍，显然是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我的律师接手我的案件。其中最无耻的是法官拒绝接受我的律师提出的证据，这些证

据表明我没有写第一份声明，正如法官与公共事务部合谋所声称的那样，由于麻醉的影响，我甚至不允许阅读（我只读了两行声明，就因为头晕而呕吐），我更不能写，为此他们强迫我在声明上签字。此外，必须强调的是，法官没有接受证实该声明不是我的证据，因为根据他们的图形学调查，该声明显然不符合我的手写体。

从我进入南部还押中心开始，同样在我住院期间，公共事务部一直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孤立我。他们阻碍我的探视，只让我母亲每周见我一次。此外，他们还试图将我安置在一个不卫生的地方，不适合我的休养，幸亏这里的医生能够将我安置在一个相对干净的地方，所以休养才没有那么糟糕。在我被关在鲁本-莱尼罗综合医院期间，在院长和主管医生的合谋下，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不适合照顾我的伤口的地方，在我的床边长期监护，任由审讯者摆布。我应该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同一批警察玩世不恭地指给我看的，鉴于我周围缺乏卫生条件，他们威胁要使我受到严重感染。

我还想公开我的律师因接受我的案件而遭受的不断骚扰。这包括访问他们的家，恐吓他们的家人，羞辱和威胁性的评论，等等。这只是增加了对我的案件不利的一长串行为。

我想向我所在地区的其他囚犯公开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药品、食物、个人卫生和保持我所在地区或多或少的清洁方面帮助了我，所有这些都将帮助我迅速康复。

同志们，最后我想澄清的是，所有这些谴责和声明都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也不是为了向我们永远的敌人：法官、警察和其他统治体系的雇佣兵寻求同情。我没有向他们要求什么，我也不会为我的自由而乞求。我们所带来的所有”司法程序”只是一种策略，仅此而已。我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让我的亲友、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和世界各地的同谋伙伴们知道我的情况。经过这些天的深思熟虑，我很有可能从这里开始拒绝与指控部分的审讯和声明合作，这是我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情。虽然在法律上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正如一些人建议我的那样，这个决定更多的是与我的信念有关，是我对权威和任何类型的权力的立场的结果。

这段经历非常艰难，但我带着力量、大量的愤怒和我身边人的同谋，继续前进。

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支持!

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接受了我的行为的责任，那也部分是因为我不希望让更多的思想伙伴参与我的个人行为。我再次感谢你们所有人的声援，感谢你们对我和费利西蒂的支持，但不贬低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量和重要性。

我也感谢 CCF-希腊的同伴们的话语，他们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力量。团结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永远不被打败，永远不悔改！”。

¡Que Viva la Anarquía!

” Tripa”

墨西哥城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囚犯，墨西哥

费利西蒂-安-赖德

同志们，朋友们。

我本想早点写信，但由于各种情况，我还没有机会。我想向每一个为我和我的处境担心的人，向那些声援马里奥和我的人表示感谢。在这些困难的时刻，有人从近处或远处站出来声援我，即使没有见过我，也意义重大。我向你们所有人发出了一个革命的拥抱。

我想澄清的是，尽管墨西哥城的警察部队和大众媒体都在撒谎，但我从未被逮捕过，他们也从未将我拘留在他们的任何监狱里。我曾试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并在墨西哥和澳大利亚传播这样的虚假信息，但最后，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不像警察那样思考，我也不会理解。如果是为了徒劳地试图破坏或操纵马里奥，操纵我的家人，或试图在做他们的工作时显得有一半能力，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我为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自豪，为自己是权威和国家的敌人而自豪。

对于我的兄弟马里奥，我给他一个巨大的拥抱，给他很多力量和健康。我知道他将永远保持他坚定的信念，以及他实现全面解放的愿望。我将永远在你身边，兄弟。请记住，永远与敌人面对面！

我也向在逃的智利同志迭戈-里奥斯和加芙列拉-库里姆致以热烈的问候。向希腊的 CCF 和革命斗争组织的同志们，向意大利监狱中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们，向布劳利奥-杜兰、卢西亚诺-皮特罗内洛、加布里埃尔-庞博-达席尔瓦，以及全世界所有的无政府主义囚犯和逃亡者表示热烈的拥抱。

无政府主义者万岁！”。

费利西蒂

(全文完)

注释：请对应前面七篇文章标注的注释找

[3] 这句话是在 Mauri 死后和警察试图进入时从 CSO Sacco 和 Vanzetti 那里喊出来的。这句话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是士兵，我们是拥有自主权和荣誉的战士，我们不是为奖牌和/或其他愚蠢而奋斗，而是要夺回我们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彻底解放。

[4] 也“采取”作为声称或抓住——翻译。

[7] 并非偶然，Cerberus 监视着我们个人地狱的大门，在那里没有人可以进入而没有任何东西出来 - 请参阅 Edizioni Cerbero 书签。http://325.nostate.net/? 标签 = EDIZIONI-cerbero /

[11] 参见 Errico Malatesta, “无政府状态”。“废除政府和任何制定法律并将其强加于他人的权力：因此废除君主制、共和国、议会、军队、警察、司法机构和所有以强制手段武装的机构。”

无政府主义者更经常地与一个世界，今天的世界作斗争，这个世界非常适合他们……就像量身定做的衣服。一些，最精明的人知道如何隐藏它，沉思于保守的本能，例如害怕破坏世俗、道德和建筑传统、习惯和根源：“艺术作品、纪念碑、关系、尊重、慈善、社会、人性、宗教、教育……”他们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震惊——而且，有时他们会用口头洗礼和第一次圣餐的衣服来翻新它，以使其看起来更漂亮。他们用革命性的名字来称呼保守的做法，这是一种熟练的语法词典，它在审美层面上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消除旧事物的恶臭。他们拥护整体，甚至损害个人，自我，这是每个人的原因，一个人自己的原因，不管后者是什么，独特而不适合所有人。要找到对社会保守派的回应，请阅读 Max Stirner。

[12] 除了是一项权利之外，自卫对于那些对他人的生命负责的人也可能是一项严肃的责任。捍卫公共利益需要将不公正的侵略者置于他无能为力的境地。在这方面，当权者甚至有权使用武器，以拒绝受托对其负责的民间社会的侵略者。国家旨在保护公共利益并遏制侵犯人权和公民共同生活基本规则的冒犯行为的蔓延，符合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合法的公共当局有权利和义务根据罪行的轻重给予处罚。惩罚的主要目标是修复由内疚引起的混乱。当它被有罪的人自愿接受时，它就变成了赎罪。此外，除了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人民安全之外，惩罚还有一个治疗目标：在可能的情况下，它必须有助于纠正有罪的人。在对罪犯的身份和责任进行全面评估的情况下，教会的传统教义并不排除诉诸死刑，只要后者是有效保护人类生命免受不公正侵略者侵害的唯一途径。相反，如果不流血的方法足以保护人们免受侵略者的侵害并保护安全，那么当局就会将自己限制在这些手段上，因为后者更适合公共利益的具体条件，更符合人的尊严。人类。事实上，今天，国家有许多可能性来有效地镇压犯罪，方法是使犯罪者无罪，同时又不完全剥夺他赎罪的机会。绝对必要镇压罪魁祸首的案例’ 如果不是不存在的话，现在非常罕见’。

见“天主教教理问答”——圣托马索·达基诺，“神学概论”。

[13] 参见 Renzo Novatore, “野花”。现在由 Edizioni Cerbero 编辑为“我是我自己的事业”。

[18] 小弟弟/小妹妹——翻译。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映射火焰（八）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6204228>

**nightfall.buzz**